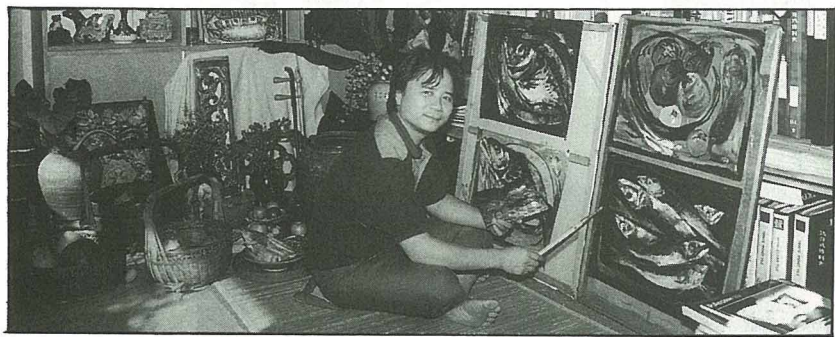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牧童之夢

蘇振明



民國40年，台灣光復後的第6年，我出生於台南縣善化鎮曾文溪畔的佃農家庭裡；我有兩個姊姊三個哥哥，一家六個小孩，全仰賴父母租耕和幫傭來維持生活。

我這個老么很幸運，因為上面三個哥哥，總會代代相傳的留下一堆古董衣服、布鞋、鉛筆盒和舊課本給我；在那物質缺乏的台灣農村裡，孩子從小就得學習去繼承很多傳統的家當，同時也得被迫去化腐朽為神奇——將一堆不合尺寸的破爛物翻新再使用。

15歲以前的我，過的是半個書童和半個牧童的生活。小書童背著老哥交棒的中學帆布書包，打著赤腳到廟堂裡的教室去讀書，竟然當了6年永不退休的小學班長。小書童下課返家後就換下學校制服當小牧童；牽牛、割草、清牛槽、養雞鴨、煮飯菜，事事都等著我來。

小書童讀的是小小本的「教科書」；小牧童讀的是大大本的「自然圖畫書」。在大自然的圖畫書裡，有看不完的田園風景，有搞不完的自然實驗——捉蝌蚪、釣青蛙、灌蟋蟀、烤番薯；也有搞不完的美勞遊戲——造彈弓、糊風箏、捏泥巴、織草帽……。

「初中畢業，最好去讀師專；讀師專家裡不用花錢，畢業後馬上可以當老師，免得找不到頭路」，

這是50年代農家父母對孩子讀書升學的心理期望。我這個佃農老么，就這樣追隨著二哥的脚步，放棄了台南一中，就讀台南師專，而踏上了師範教育之路；也因為師範生一律要住校，所以我也就告別了我的牛童生活，開始扮演著「純讀書」的學子身份。

在師專5年，我選修美勞組。我用我兒時捏泥巴、造彈弓的手法揮動彩筆；我把兒時在「大自然圖畫書」裡所體驗的心得，轉換成現代美術、電影、文學和哲學的驗證。歷經現代東西藝術文化的洗禮，牧童青年的心開闊了、浪漫了，但也興起了流浪的暇思；然而，當時20歲的少年有一個明確的信念——要當個被喜愛的美術老師。

初為人師，我服務於台北縣淡水鄉下的水源國小。我學校的孩子大部份是走田埂路打赤腳來上學的村童，這種環境激發了我採取了「牧童教學」的策略。記得民國62年，我們六年級師生被指派到廁所後去除草，我們是一面除草一面還玩找蝸牛的比赛，事後我們在自然課裡討論了蝸牛的生態，也配合語文和美勞課，完成了「蝸牛詩畫」的創作。我們沒有高級畫具，我們卻有芒草編結的工藝；我們沒有完善的科學儀器，我們卻在田溝裡觀察蝌蚪和青蛙、水蛇和鰻魚的生態差異；我們不會寫長長的八股作文，

我們卻會寫精短感人的童詩。回想起來，十幾年前我的「鄉野教學」，實在很像今天大出風頭的「森林小學」。

民國63年，教育廳長頒給我一張獎狀——改進教學優良獎。這份榮譽，不僅肯定了我兒童美術教學中對鄉土性、創造性教材的探索和價值；同時也消除了我自身牧童經驗的自卑。我告訴我自己：「你的農家童年不是貧窮的羞恥，而是難得的鄉土文化財富；你的師範教育工作，雖不能揚眉吐氣，但深富人性意義。」

身為一個台灣美術教育的工作者，個人深覺「沒有藝術的國家，就沒有文化；沈迷殖民文化的國家，即是國家與人民的恥辱」。近20年來，我不斷的研究與推廣兒童美術、兒童文學、民俗美術、樸素藝術，其所秉持的理念是——「推廣大眾化民間藝術」和「發展本土化精緻藝術」。

如果廣大的群眾沒有美感意識，再多的藝術家也得不到支持；如果我們的兒童只知道畢加索和達文西，而不認識宋代畫家張擇端、台灣早期彫刻家黃土水；那麼「立足台灣、胸懷大陸、放眼世界」的口號，將永遠是那麼美麗而不真實。

如果可能，我希望十年內能蓋好一間「台灣民間美術館」，讓我們的國際友人到此館參觀，更感動於「故宮博物院」；因為在「台灣民間美術館」，可以看到台灣四百年來土地與文化的遺產，這裡有台灣原住民的美術，有閩南與客家系統的民藝品，有素人畫家吳李玉哥和洪通等人的作品，還有台灣各地區的兒童美術……。

我實在有太多的「牧童之夢」；但是，如果有更多的學者、文化官員、企業家跟我做同樣的夢；那我將會「夢想成真」。